

後仁失仁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為道之華而亂之首則其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於法則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見本集

眉山蘇轍頌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為播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並見遺言

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卷上

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卷下 長七

宋 楊 林 彭 和 纂 集

唐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

玄宗天寶二年正月景辰追號玄元皇帝為

大聖祖聖祖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

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又天寶十

四載十月甲午頒御注老子并義疏於天

下又天寶中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世不

稱之見新唐書藝文志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庚午

詔加老君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次年春正月壬寅上發東京丙午至真源

縣戊申命宰臣王旦奉上冊寶己酉朝謁

太清宮見九廟通略景德二年二月國子監直

講孫奭言諸子之書老莊稱首其道濤虛

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道遙無為養生濟物

皆聖人南面之術也故先儒論撰以次諸

經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內老子

釋文三卷今諸經及老子釋文共二十七

卷並已雕印頒行惟闕莊子釋文三卷欲

請依道德經例差官校定雕印詔可見皇會

要天禧三年天書降乾祐山中知兗州孫

奭上疏曰朱能小人妄言符瑞昔唐明皇

得靈寶上清護國經寶券皆王鉞田同秀

等所為夫老君聖人降語固宜不妄而唐

自安史亂離兩都盪覆豈天下太平乎明

皇僅得歸闕復為輔國劫遷卒以餒死豈

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明皇既惑左道即

系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願陛下鑒明

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也見九

略方臘亂浙右聲推京師中書舍人程振謂太

宰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少

革以順人心黼不悅時振兼太子舍人至

東宮太子問馬振曰周公作鳴鶴之詩孔

子以為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綱

繆牖戶而已老子亦曰為之於未有治之

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同

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爭目前之功非二

聖人意也見九朝通略并

東御事略本傳

李忠定公綱政和六年時為比部員外郎因
奏對乞解易劉子昭曰共惟陛下天縱
聖智輔之以緝熙光明之學體元用妙該極
象數萬機之暇訓釋老莊之書以開悟天
下之學者辭旨高妙足以發難言之意而
道德性命之理燦如也夫易無思也無為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實與老
莊之書相為終始臣愚伏望斷自家意為
之訓釋以通神明之德以發乾坤之蘊又
題李伯時畫老子出關圖詩云請說常無
衆妙門當時關尹意何勤青牛西去連沙
漠紫氣東來見瑞氛妙用不離三十幅至
言都在五千文世人不解宗慈儉只欲長
生躡白雲並見樂
秘集
伊川先生程頤曰道家之說更沒可闢唯釋
氏之說衍蔓遂溺至深又曰莊生形容道
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
佳並見程
氏遺書
胡文定公安國曰老氏五千言如我無事我
好靜我有三寶之說亦皆至論也見語
錄

谿堂謝逸壽亭記曰孔子所謂仁者壽老子
所謂死而不亡者壽釋氏所謂無量壽三
聖人者其言雖異其意則同蓋仁者盡性
盡性則死而不亡死而不亡則其壽豈有
量哉彼徒見髮毛爪齒歸於地涕唾津液
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而以為其人
真死矣然不知湛然常存未嘗死也見龜
室集
道鄉鄒忠公浩曰玄牝之門取諸吾身則鼻
也鼻者息之所由以出入綿綿若存用之
不勤則其息深矣孫叔敖鼻間栩栩然是
已莊子曰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
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嗜慾深者其天機
淺素問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
升降則無以生長收藏升降出入無器
不有四者之有而貴常守知此然後知谷
神之所以不死又曰虛其心則腹自實弱
其志則骨自強並見道
學集
康節先生邵雍曰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意
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三皇同意而異化五
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觀五伯同

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
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
無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
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
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因為固有者
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
下亦以道歸焉所以有言曰我無為而民
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歟見本集
論語集注
邵伯溫曰康節先公以老子為知易之體以
孟子為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為西方
之聖人不以為過見邵氏
聞見錄
東坡書上清宮碑云道家者流本於黃帝老
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
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
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謝顯道親
見程伊川誦此數語以為古今論仁最有
妙理見邵博聞見後錄
謝氏語錄亦載
西塘鄭俠曰俠聞之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

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然則進退存亡得喪之理，其不一致乎？何其知退知亡，知足知止之難，而聖人丁寧讚歎之深乎？曰：是皆一也。進退有道，則進不易而退不難；存亡有道，則存不喜而亡不憂。進退存亡一歸於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孰不一致哉？又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惟道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肖也者，以所養者小，故也。俗之所養，無非小，是以大者爲不肖。然則欲爲道，正得俗之所謂不肖者，而俗之所不以爲不肖，是皆未足與語夫道。又曰：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爲大，則同乎道，而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衆方察察，髮較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宜乎其不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

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不肖，則不足以爲道也。又曰：老子曰：水善利萬物，又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然則汨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樂於惡乎？愚復性者，以是爲鑒。知夫清且明者，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汨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渥泥與之，借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寢寢以明潔而莫之知，子力焉。又曰：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鑿毛髮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彛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彛也。明惑之則亂亂，而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乎？又曰：三代而上，無有孔孟老莊釋氏之教。

遇帝而帝過王，而王而衰，周以降，乃有三氏之教，其實憂世之溺，而致所以濟之者云耳。又嘗自作大慶居士序曰：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爲宗，得老氏之說，以明以上並見西。堯夢得曰：刪書斷自堯舜，而易獨及伏羲神農黃帝，然後知堯而上，蓋有其人。六經存而不論，嘗試會之以心，則其說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然後知伏羲神農黃帝，至于堯舜，世而相傳者皆不出乎易退而質諸老氏，則與易異者無幾。又曰：論語記竊比於我老彭，後孔子者，孟子孟子之於儒，蓋秋毫不以少亂也。其拒揚墨排儀秦，過於桀紂，終不及老氏。乃其言盡心知性，以至於命，則老氏之所深致意也。然後知老氏之書，孔孟所未嘗廢。又曰：老氏之書，其與孔子異者，皆矯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後老氏數百年，復有佛氏者，出其辭益荒遠深妙，不近人情，而要

其至到與老氏殆相為表裏見又曰老氏論氣欲專氣致柔如嬰兒孟子論氣以至大至剛直養而無害充塞乎天地之間二者正相反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相反人氣散之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己而柔剛不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乃所以為直也直養而無害於外則不謂持其志毋暴其氣當如曾子之守約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以為柔也故知道之至者本自無二見石林齋下放言

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故老子著五千之文特以示天下迪後世蓋非退於道冥而獨於己者故其發言之首以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又曰天地人一原耳天之所以為天地之所以為地人之所以為人者固同而天地之能長且久而人獨不然何哉天不知其為天地不知其為地今一受其形而為人則認以為己曰人耳人耳謂其養生不可以無物也則騁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愈傷養其軀而身愈病其不為中道天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畏死而求長生者豈不惑哉夫人而無生道安所載然世之喪其生者蓋反以有其生為累有其生者且猶老氏之深戒而謂其外於道而求長生乎未之思也又曰萬物之變莫大乎死生人之為道超然於生之際則無餘事耳生果來乎死果往乎以生

為實來則吾之所從來者宜可知矣南北耶東西耶上下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來可乎以死為實往則吾之所從往者宜可知矣心耶物耶人耶天耶審不可以言也而謂之實往可乎然則吾之生也前不知其所起後不知其所斷貫萬古而常存者湛然也然後曉然知我之未嘗生未嘗死也將以奚為死地哉又曰衆人之見易遺聖賢之疵難除管欲成性取舍滑心衆人之過也衆人之過大而有迹故其遺之也易以覺為癢以解為縛聖賢之疵也微而難知故其除之也難事之過顯理之過微以物為病顯以法為病微然則理障法病可勝癢乎滌除元覽蓋謂是也元覽聖人之所謂獨見者也人之有是元妙之見而不除之是為解縛滌除元覽而即非滌除則無疵矣滌除元覽而存滌除之見是為覺癢又曰聖人不傷民固也而能使鬼神亦不傷人何哉蓋人之存道道之在人猶魚之在水水之在魚也亦何生死之

辨乎方其以道蒞天下天下之民其生也泊焉所以善其生也其死也寂然所以善其死也寂然而已鬼安得而神乎生也如彼死也如此尚安復有靈響累屬之為哉又准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為之善其能爾乎唯無積也故能為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住相之施其能爾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群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並見北山唯

○并攔鄧肅曰嘗考道教之所自來其源出於黃帝其道盛於老聃其末流詭異有真可駭者其為家三十有七其為書九百九十有三篇凡有天下者必崇其道論其尤者有三帝焉秦曰始皇漢曰武帝唐曰明皇是三帝者才智絕人蔑視一世窮六合之大不足以厭其欲於是浩然有御風騎氣之志煉丹飛符雜以左道自謂其法可配天地殊不知飛騰之術卒不能濟反禍其國真可痛哉雖然漢高祖之取天下也則張良為最其治天下也則以曹參為最良

之道蓋慕赤松子而參之居則避正室以舍蓋公是則道家之術又若無負於天下者蓋漢高祖所以取參與良者在道之本不過於清靜恭儉無為與民息肩而已矣而始皇武帝明皇之所尚者區區竭力以事其末故妄誕不經者得以行其志此治亂賢否所以相絕不可同日而語也夫末流滋蔓變惟百出可以惑人主而禍天下者皆非黃帝老聃氏之道見楊桐集

○嚴谷山人江表曰夫道實難言哉謂之道者蓋假以名道而實非道也五經之所言言其略老聃列禦寇莊周之所言言其詳詳略雖殊皆有以明道之本道又曰或問老子著書有道德篇當時所述歟後人詮次歟余曰此不得而知也余昔於藏書家見古文老子其言與今所傳大同而小異考其義一也唯次序先後與今篇章不倫亦頗疑後人析之也曰道無所不該而五千文所紀者可道之道耳又離而為德恐無是義余曰道德實同而名異曰道曰德

亦何所不可也曰惡有是言哉吾嘗讀五經諸子凡言道德皆有大小後先之辨不可槩舉可考而知也余曰莊周言一曲之士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本於道德之不一重數後之學者為不幸子亦欲路之乎曰願聞其旨曰聞之無乎不在之謂道自其所得之謂德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人之所得也試以水為喻夫湖海之涵浸與均堂之所畜固不同也其為水有異乎江河之傾注與溝澮之湍激固不同也其為水有異乎水猶道也無乎不之而湖海均堂江河溝澮自其所得如是也謂之實同名異詎不信然學者之於道會之以心視之以神斟酌飽滿使自足則德成而有立進德者至於德兼於道則同於初矣由是觀之道非有餘於德也道散而德彰德非不足於道也德成而道隱故聖人則備道全美君子則明道全德茲所以為異也曰道妙無形德審有所觀乎曰道無方體德有成虧有成虧者昭昭於心目之間

豈無所親耶合乎道則無德之可名別於德則有名之可辨故曰道無常名德有定體老子之出當道術之變其立言皆以明至當之歸言雖不一如首有尾稽其至也何彼此之辨天七又曰生於心者不窮是以命於身者無已死而復生生而復死始終之端如循環無窮老氏言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之死地十有三三三而九自十言之則出手生死者一而已一者謂何意復命之人乎士之志於道者能修身以俟之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庶幾乎可以語此命開又曰或問老聃列禦寇莊周孟軻皆古之得道者也其立言各欲取信後世何自相詆忤如此聃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禦寇曰內觀者取信於身周曰吾身非吾有軻則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或厭其身之為患而非其有或貴其身之皆備而取之足豈不詆忤耶余曰子未之思也子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言且四肢百骸五臟六腑該而

存焉者謂之身視聽言貌思性仁所有也亦謂之身身之名則一而所以為身者殊有所謂體有所謂性老聃莊周蓋即體而言之者禦寇孟軻蓋即性而言之者即體言之則四肢百骸五臟六腑有之則有患無之則無患故不可使之有也而所謂無者非亡夫而身之謂凡動作語嘿不見而已即性言之則視聽言貌思一理所該萬物皆備苟內觀焉可以取足高之於天卑之於地俯仰洞鑒孰有不備於我者乎孰有不足於身者乎以是言之老聃莊周之言身不得不使之無列禦寇孟軻之言身不得不使之觀身開又曰或問何者為息余曰循陰陽以左右隨子午以消長者是也其運如未嘗止之輪其旋如不可盡之環與元氣交通晝夜不息老子列禦寇所謂沖氣者也子知所以守息則知所以養氣知所以養氣則知所以入道知所以入道則抱一禪定固無殊致也老子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子歸而求之斯有得也息開又曰

莊周言養形之士吹呶呼吸此特其淺淺者爾形神俱妙蓋本於襲氣母老子曰玄牝之門是為天地根不死之道本於是乎氣開又曰孔子曰母意母我老氏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瞿曇曰母眼耳鼻舌身意人之有生形色外具心意內知必使之無者何哉蓋無者萬善之所歸萬法之所宗人能外息諸緣冥心於無則與道俱矣其歸一致若所謂坐忘息氣面壁果殊途哉袁字仲長三衢人嚴谷山人則其自號也養素立園以經術教諸生紹興間大臣薦于朝召對竟力辭還里士論高之並見嚴谷集楊文安公椿紹興間以從橐侍經筵有進讀老子講義一篇曰老子曰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臣聞求道於聰明智力之所及則心勞而道愈不明舍聰明智力而求諸日用之間則簡易至當道庶幾乎可見矣任聰明役智力是弊精神於褻淺者之所

為以此應物殆有未能釋然忘情者存焉
故欲慈焉則失於姑息欲儉焉則失於鄙
吝不敢為天下先則失於怯懦是心勞而
道愈不明也審矣有道者則不然生知之
妙渾然天成物之來于我者初無容心隨

所遇而應之我無忮心故能慈我無欲心
故能儉我無爭心故不敢為天下先其所
以日用者簡易至當果非由聰明智力之
所能成就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易之乾卦曰體仁足以長人坤卦曰坤至

柔而動也剛則得乎仁者有勇之說故曰
慈故能勇節卦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
民則得乎儉以足用之說故曰儉故能廣
謙卦曰謙尊而尤卑而不可踰則得乎一
謙而四益具之說故曰不可為天下先故
能成器長大易老氏之言若合符節帝不
得不帝王不得不王至仁好生神武不殺
非慈耶茅茨土階惡衣卑服非儉耶不矜
不伐不競不綈非不敢為天下先耶下至
兩漢寬仁大度如高祖幾於慈以德化民

如文帝美於儉以柔道理天下如光武美
於不敢為天下先是則有天下者實其慈
且勇實其儉且廣實其後且先雖二帝三
王可以追蹤而並美區區兩漢之主不足
進也又曰道家者流其來最遠莫自黃帝

氏作至周有老聃得其傳戰國時列禦寇
蒙莊之徒和其說逮秦漢間遂名曰黃老
之學其道以虛無自然為宗以清靜澹泊
為事其真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天下中古
以來蓋嘗與堯舜周孔之道並行於世而

不相戾異乎所謂浮屠氏之學者也浮屠
氏本出西方至漢始入中國霍去病擊匈
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金人即
今佛像明帝夢見金人飛空而下傳教以
為西方之聖人造使於天竺訪之以歸自
是佛法始流傳于時究厥所由其與道家
之學本原不同而塗轍各異曷不取道德
經五千文考之其言微其旨遠其文簡而
嚴其義宏以肆殆與六經相表裏非若冰
炭相擊之不相入後世學者擬曰佛老佛

老云者吁可怪哉並見云
先廟在潛邸程文簡公大昌時為官僚嘗索
其所著易老通言大昌以劄子繳納其略
曰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
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

故者亦非其或短於此也故師老子而得
者為漢文帝蓋其為治大抵清心寡欲而
淵默朴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事之謂
也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
其長故也至於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為

為治本而不知無為者如何其無為也意
謂解嚴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
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
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
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
采其秉要之理而以西漢為法鑒其談治
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為戒則老子之精
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又嘗著潛
藩盛德錄內一篇曰其舊得侍談凡及大
道常取易繫道器與孔子下學上達之語

而參言蓋道器學達可從上下立為形容
正如燒火新能生焰是上形之道必資下
形之器學乎下可以達乎上是新雖羸賁
而其英華能炎能上也六經論孟說器
多而說道少是舊新以求生焰者也老莊
之書說無多於說有是謂六經說新已多
不必贅言者也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
宜若無籍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
深助發道秘尤為精奧苟能博取當大有
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棄捐禮樂刑
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新
而能自起火焰者耶又曰今道士修老子
教者舍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
謬失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
能明其確曰何況元元皇帝道德五千言
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元元皇
帝即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為教祖而八十
一章自清靜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
何鑿空妄云有藥有仙及祈禳勝屨等事
耶恭蒙聖諭以某言為是且明誦白詩上

語全文蓋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
也並見本集又曰世之尊老氏而謂上乎五三
六經疑老氏而謂其空虛無用皆不得為
知老氏者乃若老氏之高致則有在矣知
道之奧而談無曲盡其妙運器以道而在
有不局於有凡六經主於紀迹而不暇究
言者此書實皆竭告也則論孟之所務明
者於此乎加詳矣是故其書得與六經並
行也凡易老通言
沈莊仲問晦菴先生朱文公曰常有欲以觀
其微是如何文公曰微是邊微如邊界相
似是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
點不若只作常無欲常有欲看又問道可
道如何解文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
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文公曰玄
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卒卒地便是衆妙所
在
張以道問戴管魄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文
公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
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

文公曰多藏必厚亡老子說得也是好
陳仲亨問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
欲取之必姑與之今周書何緣無之文公
曰此便是老子裏數句是周時有這般書
老子為柱下史故多見之孔子所以適周
問禮之屬也
黃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那老子文公
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
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自有這樣
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
之學却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
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
那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
喜他如此說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
故以王謝並見本集之力量反做不成文公曰王導
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
文公曰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子之效
然他又只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
循將去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文公曰他曉得禮之曲折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得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於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

文公曰老子之術冲畜不肯役精神又曰老子初只是清靜無為清靜無為却帶得長生不死後來却只說得長生不死一項如今恰成箇巫祝專只理會厭禱祈禳這自經兩節變了又曰伯夷微似老子又曰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又曰孟子以後人物只有子房與孔明子房之學出於黃老若以比王仲淹則不似其細密又曰楊子雲作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寞可見又曰文中有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稍有

些本領若究其議論本原處亦只自莊老中來

或問晉宋時人多說莊老然恐其亦未足以盡莊老之實處文公曰當時諸公只是借他言語來蓋覆那滅棄禮法之行耳據其心下汗濁紛擾如何理會得莊老底意思

文公曰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又曰康節之學似老子只是自要尋箇寬閑快活處人皆害他不得張子房亦是如此方衆人紛擊擾擾時它自在背處萬人傑因問擊壤集存以道觀道等說果為無病否曰謂之無病不可謂之有病亦不可謂自是一樣意思如以天下觀天下其說出於老子

陳器之問孟子平旦之氣甚微小如何會養得完全文公曰不能存得夜氣皆是旦

畫所為壞了所謂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因舉云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大意也與孟子意相似但它是就養精神處其意自好平旦之氣便是旦晝做工夫底樣子日用間只要此心在這裏

李敬子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文公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蔡季通云道士有箇莊老在上却不會去

理會文公曰如今秀才讀多少書理會自家道理不出他又那得心情去理會莊老蔡云列子亦好曰列子固好但說得困弱不如莊子問老子如何曰老子又較深厚文公曰佛徒其初只是以老莊之言駕說耳如遠法師文字筆論之類皆成片用老莊之意然他只是說都不行至達磨來方始教人自去做所以後來有禪以上並見文公語錄象山陸九淵曰異端之說出於孔子今人鹵莽專指佛老為異端孔子之時中國不聞

有佛雖有老氏其說未甚彰著夫子之惡鄉原論孟中皆見之獨未見其排老氏則所謂異端者非指佛老明矣見象山集

茗溪劉一止行簡曰竊惟天下之事下合人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者唯有一言曰公而已矣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蓋混而為一非容不能公王公之稱謂其容而能公也王訓大王者之稱謂其公而能大也則是公不可不與王同德王不可不與天同道此天下之至理也見漢書

永嘉鄭伯熊景望曰蓋公治黃老曹相國參用於齊而稱治儒家多訾黃老言何哉吾嘗杜門終日默坐謹動作薄滋味而心和氣平百病不侵節以備其無推以散其有不妄求不過憂而老者穉者安於恬淡嘗二十七

意此理推之天下有餘地何獨數百里之齊孔孟之術豈有外是者而訾黃老言何哉蓋今道家所談清淨者捨此而趨誕也見海先

劉清源曰老子之言道德偶從關令之請矢生難辨

口而言肆筆而成書未嘗分為九九章也後人分為上下二卷以象兩儀之妙用九九八十一章以應太陽之極數見道德經通論本黃茂材曰道與德雖有二名實相為用不可離也今世學者乃分上經為道下經為德

甚非作書之旨又曰易六十四卦八八之數也老子之書八十一章九九之數也老子與易相為表裏其後揚子雲作太玄以準易亦有八十一首蓋得於此見經注林東曰夫子與老氏垂教蓋亦互相發明夫子以仁義禮樂為治天下之具老子以虛無恬淡明大道之所從出要之仁義禮樂非出於大道而何而虛無恬淡乃大道之本旨也特後世之不善用老氏者或純尚清虛恬淡而至於廢務有以累夫老氏也二十七

且以道心惟微無為而治吾儒未嘗不用老子如所謂我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老子未嘗不用吾儒也以是而推則大道之與道一而已矣特不無本末先

後爾蓋所以互相發明俱為憂世而作也或謂老氏有絕仁棄義禮為亂首得非與夫子背馳蓋推尊道原之所從出以仁義禮樂非不可以為治不如此道化民而相忘於吾道之中為上也見經解

劉師立自號真靜子紹熙間人著道德經節解十六篇今取其五于右

玄之又玄謂元之始自然是也此乃衆妙之門戶首論道次論天地又以次論人心可謂盡之矣學者當默識之

玄牝玄陽也牝陰也門者二氣橐籥之門戶如前章云衆妙之門亦如語云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大不可泥以口鼻為玄牝之門謂天地根小其老子之說未有天地先有元氣是謂天地根

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必淫戒之在傲功名名遂必危戒之在不知止老子之言深欲教人非謂絕人事處山林者可與入道雖居乎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動而行之

張則必歛強則必弱與則必廢與則必奪
物理之自然是謂微明微明謂精微明著
昭昭然可考或以權術解其義天之道利
而不害若是乎

或謂孔子以直報怨今云以德報怨何也

然老子教人惟欲處其柔弱與天為徒而

無所爭可以弭天刑遠人禍若以直報怨

怨何由已當時孔子故有所激而言終不

若以德報之為善

○觀復高士謝守灝曰道德經唐傳奕考覈衆

本勘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

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

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

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

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

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

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

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并

諸家之注多少參差然歷年既久各信所

傳或以佗本相參故舛戾不一史記司馬

遷云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但
不滿六千則是五千餘矣今道家相傳謂
老子為五千文蓋舉其全數也見老唐實錄

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卷下終

二十五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道德真經注疏卷之一 信一

吳郡徵士顧歡述

注謂經術政教之道也

非常道

注非自然長生之道常道者當以无為養

神无事安民舍无藏暉滅跡匿端不可稱

道也○疏道以虛通為義常以湛寂得名

所謂无極大道衆生正性也而言可道者

即是名言謂可稱之法也雖復稱可道宜

隨機愜當而有聲有說非真常疑寂之道

也常道者不可以名言辨不可以思慮知

妙絕希夷理窮恍惚故知言象之表方契

疑常真寂之道可道可說者非常道也

各可名

注謂當尊崇高世之名也

非常名

注非自然常在之名也常名者當如嬰兒

之未言鷄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

石間內雖昭昭外如頑愚也○疏名者教

石間內雖昭昭外如頑愚也○疏名者教